



Distr.: General
15 July 201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2019年7月15日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
基地组织及相关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1989(2011)
和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转递第1526(2004)和第2253(2015)号决议所设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的第二十四次报告。该报告是按照第2368(2017)号决议附件一(a)段的规定，向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号、第1989(2011)号和第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交的。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信及报告并将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给各成员。

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
(达伊沙)、基地组织及相关个人、团体、
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1989(2011)和
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主席

迪安·特里安夏·查尼(签名)



2019年6月27日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第2368(2017)号决议附件一(a)段给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号、第1989(2011)号和第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我谨提及第2368(2017)号决议附件一第(a)段，其中安全理事会要求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每六个月以书面形式向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号、第1989(2011)号和第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交全面独立报告，第一份最迟在2017年12月31日提交。

因此，我根据第2368(2017)号决议附件一向你转递监测组第二十四次全面报告。监测组指出，报告以英文原件为准。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

协调员

埃德蒙·菲顿-布朗(签名)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察组根据关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什)、基地组织及相关个人和实体的第 2368(2017)号决议提交的第二十四次报告

摘要

随着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巴古兹于 2019 年 3 月陷落，地理上所谓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哈里发国”^a 已不复存在，该组织继续演变成一个总体隐蔽的网络。其领导层主要在伊拉克，而其重心仍在伊拉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邻近地区。领导层的目标是在核心地区适应、生存和巩固，在地方一级建立潜伏小组，为最终的复兴做好准备，同时利用宣传来维持该组织作为起领导作用的全球恐怖主义品牌——“虚拟哈里发国”的声誉。在有时间和空间再次着力发展外部行动能力时，伊黎伊斯兰国除了在全球多个地方继续鼓动发起袭击外，还将指挥和协助开展国际袭击。

基地组织(QDe.004)依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但其领导人艾曼·穆罕默德·拉比·扎瓦希里(QDi.006)的健康和寿命及其继任的运作方式尚不清楚。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伊德利卜省、也门、索马里和西非许多地区，与基地组织结盟的组织比与伊黎伊斯兰国结盟的组织更为强大。现役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最多集中在伊德利卜省和阿富汗，其中大多数与基地组织结盟。然而，伊黎伊斯兰国在资金、媒体形象以及当前的作战经验和恐怖主义专门知识方面仍比基地组织强大得多，仍然对全球安全构成更为直接的威胁。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最引人注目的国际事态发展包括萨赫勒和西非的恐怖组织的野心和势力范围日益扩大，与基地组织和伊黎伊斯兰国结盟的作战人员在这两个地区协作破坏脆弱的国家机构。受萨赫勒和尼日利亚叛乱蔓延威胁的区域国家数目有所增加。阿富汗、利比亚和索马里地方当局应对境内恐怖主义挑战的能力仍然有限。与此同时，斯里兰卡复活节星期日的袭击表明，伊黎伊斯兰国的宣传仍有吸引力，当地的恐怖主义小组可能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孵化，并产生强大的恐怖主义能力。伊黎伊斯兰国对宗教场所的袭击，以及 2019 年 3 月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的枪击事件，表明宗教间冲突在令人不安地不断升级。

自巴古兹陷落以来，冲突地区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回返者、迁移者和被拘留者相关问题变得更为紧迫。会员国还报告了紧迫的国内安全关切，包括对监狱激进化和释放恐怖分子囚犯的关切，只有少量国家具备成功应对这一系列反恐挑战的专门知识和能力。

^a 以伊拉克基地组织列名(QDe.115)。

目录

	页次
一. 威胁概述	5
二. 区域趋势	6
A. 黎凡特	6
B. 阿拉伯半岛	8
C. 非洲	9
D. 欧洲	13
E. 亚洲	14
三. 影响评估	17
A. 关于资助恐怖主义问题的第 2199(2015)号和第 2462(2019)号决议	17
B. 关于文化遗产的第 2347(2017)号决议	19
C. 关于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回返者和迁移者的第 2396(2017)号决议	19
四. 制裁措施	20
A. 旅行禁令	20
B. 资产冻结	21
C. 武器禁运	22
五. 监测组的活动和反馈	22
附件	
制裁名单上的个人和实体提出的或涉及的诉讼	24

一. 威胁概述

1. 2019年3月,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被军事击败。靠近伊拉克边界的巴古兹是该组织常备军的最后一个领土据点,该据点陷落标志着所谓的“哈里发国”在地理上的终结。伊黎伊斯兰国在保卫哈金-巴古兹地区的最后几个月中伤亡惨重。虽然许多作战人员和家属在此前已经撤离,但留在巴古兹沦陷区的人员比预期的要多。随后,居民被快速送入拘留设施和难民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的霍尔难民营的人口从2018年12月的不到1万增加到2019年4月的7万多人。许多会员国对后“哈里发国”时代的安全和人道主义挑战表示关切。
2. 伊黎伊斯兰国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秘密网络正在扩大,省一级正在建立小组,这与2017年以来在伊拉克境内发生的情况如出一辙。据报告,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控制的地区,伊黎伊斯兰国的袭击有所增加。伊黎伊斯兰国一些高级别人员已前往伊德利卜地区,他们在那里同当地与基地组织结盟的团体勉强共存。该区域目前是黎凡特和伊拉克恐怖分子最为集中的地方,被一个会员国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倾弃场”。
3. 伊黎伊斯兰国正在调整、巩固和创造条件,以便最终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中心地带复兴。这一进程在伊拉克更为领先,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¹和伊黎伊斯兰国的大部分领导人现在都在伊拉克。其他领导人在前“哈里发国”其他地方和部分近邻地区。这种分散状况以及困难的安全条件使沟通变得困难,权力越来越多地下放。同时,为了生存,伊黎伊斯兰国高度重视其领导人以及叙利亚和伊拉克作战人员继续发挥作用的问题。多数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被视为可有可无,任凭其自生自灭。²
4. 伊黎伊斯兰国虽然在军事上被击败,但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仍有大批作战人员和其他支持者,能够在许多地方自由行动并定期发动袭击,以显示其力量,破坏公众对地方当局的信心。比如,在伊拉克北部焚烧农作物。这是伊黎伊斯兰国战略的一部分,即在原“哈里发国”地区破坏和解、稳定和恢复,以期当地民众变得急躁,开始指责当局,怀念伊黎伊斯兰国掌权的日子。一些会员国表示关切的是,伊黎伊斯兰国最终有可能在这些地区死灰复燃。
5. 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在2019年4月下旬的一段视频致词中证实,伊黎伊斯兰国依然希望具有全球重要性,并期望通过继续开展国际袭击来实现这一目标。该组织目前依赖于受伊黎伊斯兰国鼓动发起的袭击,例如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提到的斯里兰卡复活节星期天爆炸事件,但伊黎伊斯兰国领导人显然事先对此一无所知。无论斯里兰卡的袭击是否因2019年3月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枪击案而起,宗教间冲突的说法都令人关切。会员国的评估是,伊黎伊斯兰国不会满足于依靠其媒体形象和宣传来发动袭击,这种袭击即便成功,也往往会受到干

¹ 列名为易卜拉欣·阿瓦德·易卜拉欣·阿里·巴德里·萨马赖(QDi.299)。

² 会员国资料。

扰，而且通常影响不大。伊黎伊斯兰国在有稳妥的空间和时间时，将重新着力发展指挥和协助开展复杂国际袭击的能力。因此，目前这种袭击的消退局面可能不会持续很长时间，甚至可能不会持续到 2019 年底。更多受伊黎伊斯兰国鼓动的袭击将会发生，并且可能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生。

6. 在核心冲突区之外，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都在争夺主导地位和国际重要性。一些会员国提到存在一些地方冲突区，每个冲突区都有各自的吸引力，吸引来自该区域或者与该区域有族裔或语言联系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阿富汗仍然是其中最稳固的据点，人们依然对与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结盟的组织以及在阿富汗领土上站稳脚跟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构成的短期和长期威胁感到关切。对西非和萨赫勒地区的关切也在日益增加，在这两个地区，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都在积极活动，相互化解冲突，以破坏更脆弱的区域国家的稳定。

7. 据报告，伊黎伊斯兰国在偏远省份正在发展成为一个中心辐射型网络，这是分散的授权领导方式的合理延伸。比较稳固的分支正在承担更多责任，向不那么稳固分支输送资金并协助开展宣传。随着时间推移，这可能会产生使这些网络的纲领区域化的效果。基地组织的情况就是如此，该组织长期介入当地问题和政治，其成功和问题皆由此而生，在伊德利卜省就是这样。基地组织构成的近期全球威胁仍不明朗。据报告，艾曼·穆罕默德·拉比·扎瓦希里(QDi.006)的健康状况不佳，该组织将如何处理继承人问题也不清楚。³

8. 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家属、回返者、迁移者和“遭遇挫败的旅行者”等因素使这些问题更为严峻。在前往所谓的“哈里发国”的人中，可能仍有多达 30 000 人生还，他们的前景在可预见的将来将成为国际关注的问题。一些人可能加入基地组织或其他可能出现的恐怖主义组织。即使会员国成功起诉这些人，但如果在本国刑法系统内无力应对这一挑战，那这些人还会成为包括监狱等地的恐怖组织头目或激进分子。霍尔难民营等地的家属如果得不到适当处置，将成为潜在威胁。会员国一致认为，导致伊黎伊斯兰国崛起的许多根本因素仍然存在，这表明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或类似组织的威胁不太可能进一步消退。

二. 区域趋势

A. 黎凡特

9. 伊黎伊斯兰国在其核心地区丢失领土之后，该组织的优先事项据报告是其高级领导层成员的安全和福利。该组织几乎不关心其普通士兵，包括在难民营里的士兵。一个会员国称，伊黎伊斯兰国领导人正在监测主要西欧国家的政治事态发展，并考虑发动袭击，以加剧现有的异议和动乱。会员国评估认为，伊黎伊斯兰国虽然目前缺乏外部行动规划能力，但仍有发动国际袭击的野心，并对一些潜在的海外目标进行侦察，准备爆炸物。⁴

³ 会员国资料。

⁴ 会员国资料。

10. 据报告，伊黎伊斯兰国缺乏开展行动所需的流动资金，正在探索筹集资金的方法。它一直在从事新的犯罪活动，并获益于通过合法企业获得的资金。随着“哈里发国”的结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一些伊黎伊斯兰国领导人被驱散到该国其他地区。伊黎伊斯兰国正试图向这些领导人转移资金，同时隐藏他们的地点。这是伊黎伊斯兰国可动用的财政资源的优先方向。据估计，伊黎伊斯兰国来自“哈里发国”的收入尚有 5 000 万至 3 亿美元。这些储备资金的地点及其可供行动使用的情况不得而知。伊黎伊斯兰国可能有一些藏匿的古董和文化文物打算在今后出售，虽然这些在其资产中不占很大份额。

11.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查明的资金转移大多数额不大，用于为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提供返程旅费。据报告，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依赖更多的资金来源，包括家庭成员的信用卡，以及在社交媒体平台和“电报”(Telegram)等加密信息应用程序上发出的捐款请求。这种方法使当局很难将不同的个人联系起来，也很难瓦解既有网络。⁵ 据报告，从以前被伊黎伊斯兰国控制的地区进入伊德利卜的伊黎伊斯兰国人员携带有足够应付日常开支的现金。

12. 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据报约有 150 名伊黎伊斯兰国分子仍在大马士革以南地区，这些地区已被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重新占领。在幼发拉底河以东，估计仍有 800 名伊黎伊斯兰国恐怖分子藏匿在拉卡省和哈塞克省。自 2019 年初以来，这些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已经对美国 and 联军部队至少发动了 30 次袭击。⁶

13. 会员国对伊德利卜的黎凡特解放组织⁷ 的兵力进行了各种评估，认为大约在 12 000 名至 15 000 名作战人员之间。“宗教组织监护人”(HAD)据信有 1 500 名至 2 000 名作战人员，其中一半是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这一比例比黎凡特解放组织高得多。伊黎伊斯兰国在该地区也有人员，包括巴古兹陷落后设法从东部前来的人员。据报有一项不成文的谅解，即允许伊黎伊斯兰国在由黎凡特解放组织控制的伊德利卜周围的一些村庄避难，条件是他们不得从事任何武装活动。然而，这两个组织据报互不信任，并继续相互监视。黎凡特解放组织有能力监测伊黎伊斯兰国和“宗教组织监护人”的多数活动。

14. 经评估，黎凡特解放组织和“宗教组织监护人”有共同的历史和意识形态，但在政策上有所不同。黎凡特解放组织的议程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为中心，对在国外发动袭击毫无兴趣。相比之下，“宗教组织监护人”据说更有国际化视野。基地组织领导人艾曼·扎瓦希里仍然是“宗教组织监护人”的决定性权威，但他在黎凡特解放组织就没有这样的地位。该区域的一个会员国评估认为，如果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试图以武力夺回伊德利卜，所有非伊黎伊斯兰国组织将联合起来保卫领土，但伊黎伊斯兰国的作战人员会试图逃往土耳其。伊黎伊斯兰国目前的软弱状况据报导致其一些作战人员叛逃到“宗教组织监护人”或返回其原籍国。

⁵ 会员国资料。

⁶ 会员国资料。

⁷ 列名为黎凡特人民支持阵线(QDe.137)。

15. 会员国提供了 2018 年初“宗教组织监护人”公开露面以来其人员和活动的一些详细情况。该组织最初热衷于突出其叙利亚身份。叙利亚国民 Samir Hijazi, 别名 Abu Hammam al-Shami(未列名), 被任命为总指挥官。约旦国民 Khalid Mustafa al-Aruri, 别名 Abu al-Qassam(未列名), 后来担任领导职务。Al-Aruri 是“基地”组织的一名老兵, 据报他以前曾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被监禁, 在交换囚犯项目中获释, 以换取被基地组织关押在也门的伊朗外交官。“宗教组织监护人”的队伍还包括基地组织其他老兵, 诸如 Iyad Nazmi Salih Khalil(QDi.400)、Sami al-Aridi(未列名)、Bilal Khrisat(未列名)和 Faraj Ahmad Nana'a(未列名)。该组织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包括来自中亚和摩洛哥的一些人。⁸ “宗教组织监护人”从走私中获得一些收入。

16. 黎凡特解放组织通过该组织控制的检查站对进入伊德利卜的货物征税, 总体税收据报相当可观。约有 300 万人生活在充满经济活力的地区。黎凡特解放组织对税收资源的垄断使得其他组织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源。

17. 会员国评估认为, 黎凡特解放组织的武器和弹药, 其中包括军用速爆炸药和 C4 炸药, 来自过去两年从叙利亚政府军缴获的武器库。该组织在和敌对组织的冲突中还缴获了其他军用物资。据报告, 只要支付一定金额, 在伊德利卜省购买轻武器、弹药和车辆很容易。会员国对在该区域能够轻易获得爆炸物感到关切, 因为伊黎伊斯兰国可能获得这些爆炸物并将其转移到其他地方。

B. 阿拉伯半岛

18. 一个会员国报告说, 基地组织无法在沙特阿拉伯境内站稳脚跟。2018 年期间, 伊黎伊斯兰国的三次行动据报均被挫败, 6 名恐怖分子和 8 名安全部队成员死亡。伊黎伊斯兰国的图谋据称非常简易, 主要是由单独行为体策划的。⁹

19. 2019 年 2 月 6 日, 在 Al-Sahab 媒体基金会发表的第二十九期 Al-Nafeer 公告中, 基地组织谴责在阿布扎比举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教皇弥撒, 并呼吁整个阿拉伯半岛从事恐怖活动, 寻求基地组织的帮助并向基地组织提供支持。会员国提供的资料表明, 也门境内的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AQAP)(QDe.129)的战略是请求当地部落配合, 使该组织融入平民中, 以避免被发现。

20. 该区域的会员国报告说, 半岛基地组织的临时战略是优先打击伊黎伊斯兰国在也门的分支, 而不是胡塞武装。半岛基地组织希望保持其在也门行动区恐怖组织的主导地位。2018 年 12 月下旬, 半岛基地组织宣布进攻伊黎伊斯兰国, 以求打破伊黎伊斯兰国自 2018 年 7 月各组织之间冲突以来一直占据垄断地位的说法。

21. 除 2019 年 5 月抓获半岛基地组织著名高级成员 Bilal Ali Wafi(未列名)外, 其他半岛基地组织领导人据报在定点空袭中被打死, 迫使该组织在缺乏明确指导的情况下开展活动。据评估, 该组织目前正在重新调整其领导层。尽管如此, 半岛基地组织仍在哈德拉毛省、夏卜瓦省、马里卜省、贝达省和阿比扬省积极活动。

⁸ 会员国资料。

⁹ 会员国资料。

据评估，其装备优于伊黎伊斯兰国。该组织据报拥有重型武器，包括 SA-7 和 SA-9 导弹系统、122 毫米格拉德多管火箭炮和卡秋莎 107 和 122 毫米火箭以及 ZU-23 和 37 毫米高射炮。据评估，相比之下，也门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力量较弱，约 400 名武装作战人员使用轻武器。

C. 非洲

1. 北非

22. 由于利比亚国民军全神贯注于黎波里周边的战斗，伊黎伊斯兰国在利比亚南部的活动势头开始增加。自首都周边的战斗于 2019 年 4 月 4 日打响以来，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一再袭击 Zillah、Fuqaha' 和 Fazzan 等城市。他们能够一次控制这些城市数小时，并成功释放了一些伊黎伊斯兰国囚犯。¹⁰ 与此同时，监测组原计划对黎波里的访问因利比亚国民军的战斗爆发而取消。

23. 尽管黎波里周边仍在发生战斗，利比亚当局仍在积极侦查和追击与伊黎伊斯兰国有关的活动。4 月 13 日，利当局逮捕了与伊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个人——Anas Abrik Zouki(又名 Abu Abdullah al-Darnawi)(未列名)，当时他正准备在首都发动袭击。¹¹

24. 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虽然被清除出沿海地区，但仍然是从东部油田以南到西部与阿尔及利亚接壤边界的次沿海地区的一个重大威胁。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伊黎伊斯兰国开展活动的最南端是西部的 Umm Al-Aranib 和东部的 Tazirbu。据评估，他们的人数已降至数百人。¹² 据报告，利比亚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最高领导层中唯一的非利比亚人是伊拉克国民 Abu Moaz al-Tikriti(未列名)，¹³ 其余领导人均为利比亚国民(见 S/2018/705，第 30 段)。

25. 据评估，利比亚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在控制苏尔特市期间，从苏尔特的金融机构手中夺取了 5 000 万利比亚第纳尔，因此仍有大量财政资源。¹⁴ 据报告，该组织将其部分资源投资于包括黎波里、米苏拉塔和胡姆斯在内的沿海城市的中小型企业和汇款业务。据报告，伊黎伊斯兰国从利比亚东北部的沙哈特盗走了一些文物，这些文物出现在一个欧洲会员国。其他收入来源包括敲诈公民(保护勒索)和对贩卖人口网络征税。此外，据报其至少获得 100 万欧元赎金，以换取释放利比亚南部一家土耳其石油公司的工人。¹⁵ 利比亚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不再需要大笔资金，该组织 2016 年 10 月以前在利比亚鼎盛时期聚集的资源得以节流。¹⁶

¹⁰ 会员国资料。

¹¹ 会员国资料。

¹² 会员国资料。

¹³ 会员国资料。

¹⁴ 会员国资料。

¹⁵ 会员国资料。

¹⁶ 会员国资料。

2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一个会员国报告说，在利比亚南部有一个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重叠控制的地区。隶属于利比亚境内的基地组织的作战人员人数据报在 100 人至 200 人之间，集中在西南部的奥巴里周围。¹⁷

27. 发现少量作战人员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通过苏丹前往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据报拦截并驱逐了多达 100 名叙利亚人，这些人使用伪造护照并在犯罪网络的协助下，试图过境土耳其和苏丹后从南部进入该国。¹⁸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QDe.014)明确表示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示威活动，并呼吁民众起来反抗军队。¹⁹ 据评估，该组织尽管领导结构完好无损，但依然很弱。

28. 在摩洛哥，一些恐怖主义小组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被捣毁，使过去三年在该国被逮捕和捣毁的伊黎伊斯兰国分支小组的数目达到 20 多个。一些被逮捕的人是在贩运人口网络的协助下，利用伪造的欧洲身份证件返回该国的。²⁰

29. “耶路撒冷支持者组织”(ABM)宣誓效忠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该组织一直被限制在拉法、谢赫·祖瓦耶德和阿里什周围地区，这一地区约占西奈半岛的 3%。隶属于耶路撒冷支持者的人数据报大约为 1 000 人，其中包括不积极参加作战但向该组织提供后勤支助的人。²¹ 埃及声称，“耶路撒冷支持者组织”是当地现象，与伊黎伊斯兰国的核心或其任何其他分支没有任何行动、组织或财务联系。

2. 西非

30. 伊黎伊斯兰国或基地组织分支在西非发动的暴力活动急剧增加，并加大了招募努力。疏于防范的边界以及当局缺乏应对日益增长的威胁的能力进一步加剧了以上情况。²² 在萨赫勒地区，占主导地位的是“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JNIM) QDe.159)。该组织的重心仍然在马里北部，在那里，它依靠被称为 Katibat 的几个民兵团体来支持其使民众激进化的目标。伊斯兰捍卫者组织(QDe.135)仍在基达尔以北活动。通布图酋长国(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前撒哈拉分支)位于通布图省以北，因穆拉比通组织(Qde.141)减员而受益，穆拉比通组织仍在加奥-安松戈区活动。Katiba Macina 在 Mopti-Hombori-Douentza 地区以及与布基纳法索接壤的通向 Bobo-Dioulasso 的边界地区为“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取得了第二个据点。在这一地区，大约 650 所学校在“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控制下开办，这些支持者正在按照该组织的教义设法改变社会。²³

¹⁷ 会员国资料。

¹⁸ 会员国资料。

¹⁹ 会员国资料。

²⁰ 会员国资料。

²¹ 会员国资料。

²² 会员国资料。

²³ 会员国资料。

31. 在马里中部，恐怖主义组织助长族裔间暴力，以促进激进化。Bah Ag Moussa (未列名)协助通布图酋长国与 Katiba Macina 之间的联络，²⁴ 而 Katiba Macina 在其行动成功的基础上为“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发展了一个新的行动区。尽管 Katiba al-Kassam 的领导人 Al-Mansour Ag al-Kassam 于 2018 年 10 月被杀，但该组织仍在通布图省以东活动。Katiba Serma 在杜安扎和 Hombori 以南活动，在布基纳法索为“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和伊斯兰辅士组织之间提供联系。“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与伊斯兰辅士组织密切合作，只是后者仍然是独立的，不归伊亚德·阿格·加利(QDi.316)领导。

32. “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行动负责人 Djamel Akkacha(又名 Yahia Abou el Hammam)(QDi.313)于 2019 年 2 月 21 日被打死。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目前的战略是用来自利比亚的经验丰富的作战人员，取代在反恐行动中被打死的“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战斗人员和重要人物。Messaoud Benaireche(又名 Abou Ousama al-Jazairi)(未列名)后来取代 Akkacha 担任通布图酋长国领导人，Hamza al-Jazairi(未列名)接任穆拉比通组织的领导人。²⁵

33. 位于贝宁、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三国边界地区的“W”国家公园正在成为该区域恐怖组织的新据点，其中包括大撒哈拉伊斯兰国(ISGS)，该组织继续在马里和尼日尔与“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合作(见 S/2019/50，第 36 段)。萨赫勒地区的恐怖组织越来越多地侵犯贝宁、科特迪瓦、加纳和多哥的边界，2019 年 5 月两名法国国民在贝宁的 Pendjari 国家公园被绑架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34.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在马里和尼日尔有很强地位。伊斯兰国西非省(ISWAP)现在声称对大撒哈拉伊斯兰国的袭击负责，并采用这种新说法以显示伊黎伊斯兰国在该区域的统一存在。大撒哈拉伊斯兰国和伊斯兰国西非省可能在 2019 年 5 月在通戈通戈对尼日尔部队的袭击中进行了合作，并可能正在尼日利亚索科托市发展一个后勤基地。²⁶

35. 伊斯兰国西非省在乍得湖流域的主要行动区是尼日利亚的博尔诺州和约贝州。近期，伊斯兰国西非省对迪法大区的尼日尔国防和安全部队施加了更大压力。²⁷ 2019 年 3 月，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领导人据报从“博科圣地”组织创始人 Mohammed Yusuf 的儿子 Abu Musa'ab al-Barnawi(未列名)，变更为 Abu Abdullah Ibn Umar al-Barnawi(未列名)。这一变化可能导致该组织采取强硬立场，加紧行动步伐并开展具有示范效应的针对地方安全部队囚犯的暴力行动。此外，伊斯兰国西非省正在邀请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前往其行动区。

36. 在“致力传播先知教导及圣战人民军(“博科圣地”)(QDe.138)内，Abuakar Mohammed Shekau(QDi.322)仍然被边缘化，但他的组织在 Sambisa 森林和 Mandara

²⁴ 会员国资料。

²⁵ 会员国资料。

²⁶ 会员国资料。

²⁷ 会员国资料。

山区有一个据点。就作战人员人数而言，一个会员国估计，“博科圣地”组织约有 2 000 人，而伊斯兰国西非省至少有两倍的作战人员，可以比肩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霍拉桑(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QDe.161)，成为伊黎伊斯兰国在核心区以外的最大分支。

3. 东非

37. 基地组织分支青年圣战运动(青年党)(SOe.001)2019 年的战略意图是在索马里内外加紧袭击并保持势头。²⁸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青年党的战略从实施有重大影响的袭击转变为实施持续、频繁、最终每天多次的袭击。²⁹ 在摩加迪沙，青年党下令拆除闭路电视，以阻碍对其活动的监测。3 月 23 日，青年党在一小时内引爆了摩加迪沙不同地点的四枚爆炸物。会员国注意到，青年党用力量更强大的自制装置进一步加强了其制造简易爆炸装置的能力。

38. 会员国将青年党袭击事件激增归因于几点。首先，由于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持续不断的军事攻势，许多中高级指挥官和作战人员从其设在下谢贝利州的基地迁往摩加迪沙周围的安全避难所，从而在实施复杂袭击方面能够进一步加强协调。第二，2019 年初大规模解雇安保人员造成了真空，这有助于青年党重组并夺取实施袭击的战略位置。其中一些被解雇的安保人员加入了青年党部队，带来了迫切所需的培训、技能以及对政府行动和主要目标的内部信息，增强了青年党的能力。

39. 据几个会员国称，有助于青年党战斗力的最关键因素是其制度化和稳固的收入基础(见 S/2018/14/Rev.1，第 40 段；S/2018/705，第 46 段；以及 S/2019/50，第 45 段)。青年党继续扩大在其控制下的地理区域和商业部门的勒索活动范围。例如，近几个月来，青年党关闭了通往政府控制区的道路，使主要城镇的供应线陷于瘫痪。随后，该组织谈判并增加了对在索马里各地商业、公共交通和人道主义机构的征税，从而开辟了另一收入来源。³⁰ 2019 年 5 月，青年党关闭摩加迪沙港口六天，在与商界就其勒索款项达成协议后才重新开放。³¹ 在巴卡拉市场也进行了类似的谈判。³² 此外，青年党扩大了征税范围，将机票和电信公司包括在内，并控制了来自 Ceelasha Biyaha 以及 Yaaqshiid 和 Huriwa 部分地区的收入。

40. 会员国报告说，强迫征兵、训练和激进化活动仍在继续(见 S/2019/50，第 46 段)。一个会员国报告说，大约 200 名新兵已经完成了训练，最近部署在中朱巴大区。同样，贝纳迪尔大区的 Amniyat 局长最近要求向摩加迪沙部署更多的作战人员。³³ 因此，青年党命令那些无力支付高额勒索款项的人让其子女加入该组织的队伍。

²⁸ 会员国资料。

²⁹ 会员国资料。

³⁰ 会员国资料。

³¹ 会员国资料。

³² 会员国资料。

³³ 青年党的“情报”部门。

41. 会员国注意到，2018 年底索马里境内青年党和伊黎伊斯兰国行动人员之间令人不安的平静是短暂的，因为这两个组织在摩加迪沙和邦特兰发生了冲突，伊黎伊斯兰国在这两个地方取得了些许进展(同上，第 47-48 段)。伊黎伊斯兰国在索马里面临两方面的攻击：一个来自于青年党，另一个来自于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面对比它更强大的青年党，伊黎伊斯兰国随后被迫转入地下，甚至在其摩加迪沙附近的 Ceelasha Biyaha 据点也是如此。青年党并接管了伊黎伊斯兰国在邦特兰的一些基地。尽管遭遇挫折，伊黎伊斯兰国继续实施袭击，但仅限于在博萨索暗杀商界人士和政府官员，并保留了一些行动基地。

4. 中部非洲

42. 会员国注意到，伊黎伊斯兰国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遭受领土损失，以及其在索马里的分支遭到削弱，推动了 Madina Tawheed Waljihad (MTW)，别名 Madina Tawed wal Muwahedeen(MTM)的发展，该组织于 2017 年 11 月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出崭露头角。MTW 在北基伍省贝尼大区的 Medina 建立了一个基地，在那里悬挂伊黎伊斯兰国旗帜，并宣誓效忠伊黎伊斯兰国领导人。虽然伊黎伊斯兰国的核心没有正式接受效忠，但 MTW 设法吸引正在迁移的外国作战人员以加强其队伍，并试图与伊黎伊斯兰国的核心进行沟通。因此，在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于 2018 年 8 月 22 日发表讲话，指示作战人员部署到包括中部非洲在内的多个地点之后，一些会员国开始注意到 MTW 行动人员、主要是自我激进化的单个人行为体的活动有所增加。2019 年 4 月，伊黎伊斯兰国领导层将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ISCAP)的一面旗帜与其他分支的旗帜摆放在一起。这给 MTW 壮了胆，使该组织开始在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的旗帜下开展行动。

43. 在整个报告所述期间，该区域的会员国对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活动的势头和频率增加表示关切。他们评估认为，该组织虽然处于起步阶段，但有可能发展，吸引来自该区域内外正在返回和迁移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并与在非洲开展行动的伊黎伊斯兰国其他分支建立联系。例如，一个会员国指出，伊黎伊斯兰国的核心指示索马里的伊黎伊斯兰国监督其分支的资金筹措，并有一次将资金用于支持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开展的行动。

44. 其他几个会员国认为，伊黎伊斯兰国的说法可能是投机，因为没有迹象表明伊黎伊斯兰国指示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动袭击或与袭击实施者建立了联系。这些会员国认为，伊斯兰国中部非洲省是“民主同盟军——解放乌干达民族军”的改头换面；据评估，该组织首先侧重于自身生存，缺乏开展重大行动的能力。这些国家承认，伊黎伊斯兰国在中部非洲的威胁正在继续演变。

D. 欧洲

45. 该区域的会员国报告，袭击的成功率下降，但经过评估，认为风险仍然很高。网络宣传依然存在，煽动人们发动低技术含量，以及受伊黎伊斯兰国鼓动的袭击。伊黎伊斯兰国核心正设法发展潜在袭击人员的技术技能，为此在一些情况下发布在线教程，传授自制化学和生物武器的方法。尽管如此，经评估，伊黎伊斯兰国

的化学、生物、放射性以及核威胁仍然较小，原因是要在不被当局发现的情况下制造并运送此类装置非常复杂。³⁴

46. 本土恐怖主义兴起，加上伊黎伊斯兰国在向欧洲派遣行动人员方面遇到困难，会员国对本国国民可能在境内发动恐怖袭击日益表示关切。欧洲安全部门指出，由于潜在袭击者情报技术落后且手段简陋，被挫败的袭击比例相对较高。

47. 监狱系统内犯罪分子激进化问题仍然是欧洲的一项严重关切(见 S/2017/573, 第 10 段)。在欧洲，监狱提供了场所，使激进的意识形态得以影响那些深受贫困、边缘化、挫折感、低自尊和暴力困扰的囚犯。此外，第一批入狱的“哈里发国”回返者中的一些人预计将在明年获释。

48. 会员国评估认为，大约有 5 000 至 6 000 名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从欧洲前往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冲突区。其中 75%的人加入了伊黎伊斯兰国。据报 30%至 40%的人已经被打死，10%至 15%仍被羁押在该区域，10%至 15%已经转移，30%至 40%返回欧洲。许多人仍然下落不明。

49. 会员国报告说，大多数回返者对“哈里发国”感到失望，但其中不少人仍持极端主义观点。去激进化方案已经证明未完全奏效，即将刑满获释人员所带来的风险依然令人高度关切。那些战斗经验最丰富、服刑期较长的作战人员距离释放尚有时日。他们仍然比较危险，继续在刑事司法系统内外构成挑战。

50. 欧洲会员国继续强调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拘留营内生活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家属所构成的挑战。对于如何解决涉及国籍、父母认定以及母亲被激进化或代表伊黎伊斯兰国参与犯罪的复杂问题，尚无共识。在收集用于起诉涉嫌在国外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妇女和青少年的证据方面也存在障碍。

51. 从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拘留营被遣返的欧洲人的确切人数仍然无从知晓。监测组收到了一些情况报告，但内容有限。科索沃当局于 2019 年 4 月 20 日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的霍尔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接收了被遣返的 32 名妇女和 74 名儿童。³⁵

E. 亚洲

1. 中亚和南亚

52. 中亚会员国评估认为，其主要恐怖主义威胁来自本国已经前往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伊拉克和阿富汗(威胁程度相对较低)的国民，这些人在当地与一些恐怖主义组织建立了关联。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继续试图前往冲突地区，但规模比前几年小得多。在大韩民国、俄罗斯联邦、土耳其和其他接纳大量散居国外者族群的国家，乌兹别克族和塔吉克族移民劳工成为网络宣传和招募的对象。

53. 这些族群的一些成员试图加入基于族裔的真主唯一圣战组织和伊玛目布哈里战斗营(布哈里营)(QDe.158)等组织。这两个组织活跃于伊德利卜地区，隶属于

³⁴ 会员国资料。

³⁵ 会员国资料。

黎凡特解放组织。继领导人 Akmal Dzhurabaev 死后，加上随之而来的组织挑战，布哈里营分裂为三个组织。其中最大的组织由别名为“Abu Yusuf”的塔吉克斯坦国民 Ubaydullo Muradoluogly(未列名)领导。两个较小的组织由吉尔吉斯斯坦国民 Alisher Tazhibaev(未列名)和乌兹别克斯坦国民 Sulaymanov(未列名)领导。

54. 据会员国称，真主唯一圣战组织的作战人员已增至 500 人。该组织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哈马省、伊德利卜省和拉塔基亚省活动，是战备状态最佳、装备最精良、经费最充足的乌兹别克人组织。伊斯兰圣战组织(QDe.119)现由黎凡特解放组织全面控制。该组织由 30 至 40 名乌兹别克族人和少量土耳其国民组成。这些乌兹别克国民从阿富汗抵达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55. 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大约有 1 500 名来自塔吉克斯坦的作战人员加入了已经站稳脚跟的恐怖主义组织，其中 600 人据信还活着。Gulmurod Khalimov(Qdi.372)据说是他们的领导人。此人失去了伊黎伊斯兰国“战争部长”一职，据报目前身处伊德利卜。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中亚国民针对乌兹别克族和塔吉克族人员，使用这两个民族的本族语言进行网络招募。此类宣传号召人员前往冲突地区、筹措资金以及在母国建立潜伏小组。2019 年，该区域国家的特种部队开展了一项联合行动，逮捕了 26 名伊黎伊斯兰国成员，其中一些是回返者。

56. 约有 2 000 名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国民被羁押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自 2019 年初以来，哈萨克斯坦接收了被遣返的 524 名国民，几乎均为妇女和儿童；乌兹别克斯坦接收了被遣返的 156 人，塔吉克斯坦接收了被遣返的 84 人。

57. 中亚国家仍然对源自阿富汗的恐怖主义威胁感到关切。一些附属于基地组织的中亚组织在阿富汗北部巴达赫尚省开展活动，其中包括大约 50 名布哈里营作战人员、约达 100 名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QDe.010)作战人员以及约 50 名伊斯兰圣战组织作战人员。据估计，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QDe.088)有 350 名作战人员。Asliddin Davlatov(未列名)领导的 Jamaat Ansarullah 约有 30 名塔吉克国民。据评估，总共约 100 名塔吉克斯坦作战人员驻扎在阿富汗。

58. 所有这些组织均在塔利班的支持下开展活动，塔利班主要以教官和爆炸物专家的身份活动。在阿富汗北部，中亚各组织与有组织犯罪网络合作，越过阿富汗与塔吉克斯坦两国边界从事贩毒活动，并利用这些线路向中亚渗透作战人员。

59. 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拥有一支中亚分支，由大约 200 名作战人员组成，领导人是别名为“Mauaviya”的塔吉克斯坦国民 Sayvaly Shafiev(未列名)。此人目前在楠格哈尔省活动，担任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领导机构即协商委员会的成员。他设法招募塔吉克族作战人员，在网上用塔吉克语宣传，募集资金。

60. 4 月，别名为 Abu Omar Khorasani 的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领导人 Mawlawi Zia ul-Haq(未列名)被解职，由此前负责开伯尔特区行动的 Mawlawi Abdullah(别名为 Mawlawi Aslam Farooqi)(未列名)接替。据报告，Ul-Haq 之所以被降级，是因为他在 2018 年下半年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在楠格哈尔受挫期间表现不佳。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新任领导人的提名是在伊黎伊斯兰国核心派出的代表

团视察期间作出的，这凸显了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与位于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伊黎伊斯兰国核心之间的直接关系。

61. 2019年，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遭受军事挫败，袭击烈度较往期有所降低。试图渗入阿富汗东南部帕克蒂亚省和洛加尔省的努力以失败告终。该组织仍然集中在楠格哈尔省和库纳尔省，在阿富汗东部以外没有有组织或公开的力量。据一个区域会员国评估，包括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在内的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相关作战人员人数在2 500至4 000人之间，这一评估得到了其他会员国的广泛证实。

62. 据会员国报告，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仍将保持强劲的能力，可以从地方矿产、木材和滑石等资源的开采中获取收入。该组织还敲诈当地居民，实施绑架来索取赎金。会员国普遍认为，该组织继续避免染指毒品交易。

63. 基地组织继续将阿富汗视为其领导人的安全庇护地，因为该国与塔利班领导人有着长期牢固的关系。在塔利班的支持下，基地组织热衷于加强自身在巴达赫尚省的力量，特别是在与塔吉克斯坦接壤的 Shighnan 地区以及帕克蒂卡省的 Barmal 地区加强力量。基地组织继续与虔诚军(QDe.118)和哈卡尼网络(TAc.012)密切合作。基地组织成员继续例行担任塔利班的军事和宗教教导员。

64. 4月21日复活节星期日当天，斯里兰卡三座城市七个地点的教堂和豪华酒店遭遇自杀式爆炸，共造成258人死亡。两个地方组织全国认主学大会组织(NTJ)和易卜拉欣信仰大会组织(JMI)实施了爆炸。全国认主学大会组织成立于2014年，在袭击之前约有50名成员。易卜拉欣信仰大会组织成立于2015年，估计有135名成员。一些自杀炸弹手曾前往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接受伊黎伊斯兰国的武器使用训练。据信，爆炸物专家通过网络学习了伊黎伊斯兰国的简易爆炸装置制造方法，并在袭击前对设计的炸弹进行了测试。炸弹中使用了滚珠轴承、钉子和多种化学品。灯泡灯丝和洗衣机定时器被用于引爆。尽管伊黎伊斯兰国声称对此事负责，但会员国的调查表明，伊黎伊斯兰国核心没有指示或协助实施袭击，事先对袭击也不知情。这次袭击是在伊黎伊斯兰国意识形态感召下由地方煽动和领导的。爆炸旨在提升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遭遇军事失利后的国际形象。

65. 该区域的会员国对区域动态表示关切，特别是对斯里兰卡、印度南部和马尔代夫可能助长内部威胁的动态表示关切。自2013年以来，约有170名马尔代夫人前往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70多人未能成功前往。3月，据报一个包括四名儿童在内的马尔代夫家庭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迁往阿富汗，试图加入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

66. 随着伊黎伊斯兰国继续从一个伪国家演变为一个鼓动和指挥恐怖主义的全球网络，其目标可能是在以往不活跃的地区建立行动平台。复活节星期日袭击事件可能成为伊黎伊斯兰国日后在其他意想不到的地点进行恐怖主义活动的蓝图。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从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返回母国可能加剧南亚或其他地区的本土激进化情况。

2. 东南亚

67. 东南亚的伊黎伊斯兰国附属组织发动了一系列或成功或遭到挫败的恐怖袭击，突显出该区域的威胁的持续性。宗教场所成为目标以及妇女在袭击活动中继续发挥主要作用，是观察到的两个令人不安的趋势。从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回返的人员以及试图前往这两个国家的“遭遇挫败的旅行者”，参与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境内的袭击，并更普遍地支持伊黎伊斯兰国的地方附属组织。伊黎伊斯兰国领导层责成这些地方组织在经费自筹的情况下自行策划和实施袭击。

68. 1月27日，该区域发生了本报告所述期间最重大的一次袭击，地点位于菲律宾棉兰老西南角的 Jolo。星期日礼拜期间，两枚炸弹相隔几分钟在罗马天主教大教堂爆炸，造成 23 人死亡，100 多人受伤。这次袭击是伊黎伊斯兰国附属组织阿布沙耶夫集团(QDe.001)所为。与阿布沙耶夫集团有关的菲律宾南部暴力事件数量在 2019 年上半年保持稳定。菲律宾安全部队经常与阿布沙耶夫集团交火并定期报告造成双方人员伤亡的冲突事件。一个会员国着重指出，菲律宾当局在 4 月份逮捕了 4 名妇女，据报她们是阿布沙耶夫集团指挥官的妻子，负责该组织的后勤和财务。据说这些妇女直接向阿布沙耶夫集团领导人 Hajan Sawadjaan(未列名)报告，后者据称是 1 月份 Jolo 袭击事件的主谋。菲律宾当局指出，截至 5 月底，阿布沙耶夫集团不再扣押任何人质，因此，打击阿布沙耶夫集团的行动有望加大力度。菲律宾当局还于 4 月份宣布，马拉维围城行动的主谋之一 Abu Dar 死亡(见 S/2018/705，第 67 段)，此人是隶属于伊黎伊斯兰国的毛特组织的领导人之一。

69. 印度尼西亚当局继续应对在该国开展活动的伊黎伊斯兰国附属组织带来的挑战。3 月份，新近被捕的 Jamaah Ansharut Daulah(JAD)一名领导人的妻子及其子女在位于苏门答腊岛的家中与警察发生对峙，期间自爆身亡。5 月份，印度尼西亚当局挫败了从 JAD 分离出来的一个小组的恐怖图谋。该小组的一名成员被控在家中实验室使用三过氧化三丙酮制造炸弹，这些炸弹计划在该国公布选举结果时引爆。5 月期间，印度尼西亚反恐官员报告，逮捕了 41 名 JAD 关联人员和回返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缴获了 5 枚未引爆的炸弹和大约 350 公斤爆炸材料。

70. 马来西亚当局也查明并挫败了与伊黎伊斯兰国有关的恐怖活动。2 月和 5 月，警方宣布逮捕了一系列人员，其中一些人接受过 JAD 的炸弹制造培训，并试图袭击非穆斯林宗教场所。一个会员国着重指出，2 月份的被捕人员中有新加坡国民，其中一人以马来西亚为据点，向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人称 Akel Zainal 的马来西亚籍伊黎伊斯兰国高级作战人员提供经费支持。会员国感到关切的是，选择东南亚和斯里兰卡的宗教场所为目标可能是伊黎伊斯兰国行动的一种趋势。

三. 影响评估

A. 关于资助恐怖主义问题的第 2199(2015)号和第 2462(2019)号决议

71. 据评估，伊黎伊斯兰国保留了总额在 5 000 万至 3 亿美元之间的资金储备，有能力在核心冲突区内和全球范围内向其网络内的分支输送资金。据报告，伊黎

伊斯兰国仍然可以获取藏匿在伊拉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周边国家或存放在其信赖的同伙手中的现金。其资金储备还投资于伊拉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其他地区的企业。

72. 截止 2019 年初，伊黎伊斯兰国受到军事压力，其最后的领土据点被收复，这些都对该组织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营收能力造成了严重影响。该组织正在适应其叛乱角色，对所持资金的需求大大减少，依靠走私、敲诈和绑架索取赎金来维持资金流。伊黎伊斯兰国领导层要求各小组和分支保持财务记录，并任命一名成员负责财务事项。伊黎伊斯兰国领导层试图加强财务监督，例如指示在一省获得的任何收入只有一半可用于该省。同时，鼓励核心冲突区内的小组以及国外分支做到资金自给自足。一个会员国描述说，伊黎伊斯兰国的分支受到与初创企业类似的待遇，它们从总部获得“种子资金”和咨询意见，但被明确告知希望其能够独立。

73. 现金运送人、未注册的资金服务企业和哈瓦拉经纪人仍然是最常用的转移资金、支持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的方法。这些机制很大程度上处于监管机构和执法部门的视线之外，使得查明资金汇款人和受益人变得极其困难。监测组了解到，金融情报单位发现了以下形式的交易，即冲突地区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及其家属通过将资金存入邻国的个人或小企业银行账户从国外接收资金。这些资金随后被取出，并通过现金运送人或使用资金服务企业汇入冲突地区。通过使用广大金融机构所熟悉的交易监测规则，可以发现这类使用单一账户从多个非关联方接收资金的活动。。

74. 一个会员国着重提出对已故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所涉资金可能被滥用的关切。这些作战人员的家属在不通知当局的情况下继续使用与作战人员有关的账户。

75. 移动支付平台受到会员国的日益关切。这些支付机制有利于扩大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民众获取金融服务的机会，特别是作为传统银行的替代办法。不过，一些移动支付服务提供商若能加强客户尽职调查程序和交易监测工具，将从中受益。这些程序和工具有助于更好地识别和报告可疑交易。

76. 一些会员国列举了加密货币或虚拟货币在资助恐怖主义方面的风险。一个会员国在监测黑网活动时观察到，恐怖分子企图以这种方式筹集资金，但不能确定这种活动是否与提供给伊黎伊斯兰国或基地组织的资金支持有关。一个毗邻冲突地区的会员国注意到，其金融情报单位收到的涉及虚拟货币的可疑交易报告急剧增加。同样无法确定这些活动是否与伊黎伊斯兰国或基地组织的资金筹措有关。正如监测组在上次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会员国目前尚未将此类货币视为伊黎伊斯兰国或基地组织的重要收入来源。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在 2019 年 6 月发布的一份关于新技术(虚拟资产)的解释性说明中，就监管和监督虚拟资产和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提出了建议措施。³⁶

³⁶ 见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关于虚拟资产和相关提供商的公开声明”，2019 年 6 月 21 日。可查阅 www.fatf-gafi.org/publications/fatfrecommendations/documents/public-statement-virtual-assets.html。

B. 关于文化遗产的第 2347(2017)号决议

77. 一个会员国称，洗劫尼尼微、迪亚拉、安巴尔和基尔库克各省历史遗址内的伊拉克文物曾是伊黎伊斯兰国筹资项目的一部分。另一个会员国报告说，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包括黎凡特解放组织控制区在内的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北部的考古挖掘活动数量增加。抢劫者使用先进设备探测文物，这些文物随后在网上出售。据报，有时一些物品在出土前就已经向藏家兜售。

78. 曾担任伊黎伊斯兰国相关财务职务的一位冲突地区回返人员向一个会员国报告说，该组织在“自然资源部”内设立了专门负责出售文物的部门。该部门在“自然资源部”撤销后并入了“财务部”。据评估，所交易文物的详细情况以及目前存放文物的地点只有伊黎伊斯兰国领导人知道。³⁷

79. 多个管辖区的国家警察当局参与查明和制止非法贩运被盗或被掠文化财产的活动。正如联合国大会所呼吁的那样，国际社会应优先为警察提供处理非法贩运此类物品所必需的业务工具方面的专门培训，鼓励设立专门的警察部门以及建立与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相应数据库连通的国家级失窃艺术品数据库(见大会第 73/130 号决议，第 17 段)。自 2017 年以来，国际刑警组织在成员国支持下，在非洲、美洲、亚洲和东欧等区域举办了 18 次关于“打击非法贩运文化财产”的讲习班。通过这些举措，对执法和海关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文化部和内政部、国家博物馆和公诉机关的 600 名专家进行了培训。

80.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鼓励尚未设立专门负责保护文化遗产和调查文化财产贩运案件的特种警察部门的会员国在国际刑警组织协助下设立此类部门。在这方面，监测组还建议建立与国际刑警组织相应数据库直接连通的国家级失窃艺术品数据库。此外，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鼓励它们资助和支持国际刑警组织举办的关于在世界主要地区打击非法贩运文化财产的培训讲习班。

81. 司法和执法机构间的合作对于减少非法贩运文化财产至关重要。2018 年，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针对这类公务人员推出了一份出版物，提供了一套供个人或团体使用的实用工具和练习。该工具包主要针对欧洲用户，包括提供与欧盟立法措施有关的资料。这是首份推动司法和执法机构掌握解决非法贩运文化财产问题所需实用技能的出版物。此外，教科文组织网站还向所有会员国提供在线培训课程。³⁸

82.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鼓励它们提高相关司法和执法机构对教科文组织非法贩运文化财产问题培训课程的认识，该课程可通过教科文组织网站学习。

C. 关于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回返者和迁移者的第 2396(2017)号决议

83. 会员国对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回返者和迁移者构成的挑战仍然感到关切，尽管迁移者尚未大量出现，回返者也尚未成为主要的恐怖主义行为体。据会员国

³⁷ 会员国资料。

³⁸ 见 www.unesco.org/new/en/culture/themes/illicit-trafficking-of-cultural-property/。

估计，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平均死亡率为 25%，另有 15% 下落不明。按照最初约 40 000 人加入“哈里发”计算，上述百分比表明，仍有 24 000 到 30 000 人还活着。即使是按可信的最低数字估算，这一数字与阿富汗和基地组织相比也很庞大，更不用说较之任何其他规模较小的恐怖主义叛乱地区。

84. 会员国在遣返和处理女性被羁押人方面做法不一，所涉及的问题包括母亲与子女是否一同关押、未成年人的父母和国籍难以确定、以及处理未成年人所涉及的具体法律问题。尽管情况复杂，但霍尔等人满为患的营地条件清楚表明，如果忽视上述挑战，问题不会自行化解。然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及某些情况下伊拉克境内的被羁押者和流离失所者问题牵涉到复杂的后勤、司法和人权问题，难以找到解决方案。

85. 安全理事会第 2396(2017)号决议仍是有关这一问题的关键文件，该区域会员国承认该决议的价值，但认为该决议尚未就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及其家属的国籍国和原籍国公平分担责任问题作出规定。监测组利用一切机会向会员国宣传第 2396(2017)号决议，并评估认为，如果不更加系统地应对这些挑战，成年被羁押人员构成的中短期威胁以及日益遭受创伤并激进化的未成年人构成的中长期威胁将变得更加严峻，会导致这些人员在今后几十年实施恐怖主义袭击的后果。

四. 制裁措施

A. 旅行禁令

8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监测组注意到会员国为应对有效筛查数据库和监控名单方面的挑战所采取的若干措施，并继续在访问会员国期间以及在其他场合帮助会员国提高对第 2309(2016)、2368(2017)和 2396(2017)号决议的认识。监测组注意到，严守并有效管理地理边界仍是会员国努力查明、遏制和阻断“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所列个人以及正在回返和迁移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及其同伙试图旅行的重点工作领域。随着基地组织、伊黎伊斯兰国及其分支构成的全球威胁不断演变以及国际旅行数量的增加，会员国的边界筛查系统正在应对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和被列名个人的流动和旅行所带来的更多威胁(见 S/2019/50, 第 94 段)。

87. 监测组注意到，许多会员国在获取准确、及时的信息以便在国家一级依照各类数据库和监控名单进行有效处理和筛查方面面临挑战。³⁹ 此外，在许多国家，只有一些政府机构能够参与编制和实时访问区域和国际数据库，包括“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和国际刑警组织数据库。这对边境机构采取及时、适当和知情行动构成了挑战。造成这项挑战的原因是，政府机构之间以及政府机构内部缺少充分协作，无法在各机构和系统之间及时获取和共享信息，也无法改善法律和政策框架的执行情况，而上述因素对切实执行第 2309(2016)、2368(2017)、2396(2017)号决议不可或缺。⁴⁰

³⁹ 会员国资料。

⁴⁰ 会员国资料。

88. 关于预报旅客资料系统和旅客姓名记录系统的落实情况，监测组指出，迄今有 65 个会员国基本遵守规定；具体而言，49 个会员国正在落实预报旅客资料系统，16 个会员国已将本国系统升级为互动式预报旅客资料系统。⁴¹ 监测组指出，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及时并协调一致地进行有效信息共享，将有助于提高认识、加快反应以及更充分地利用数据库和监控名单，以便查明和拦截名单所列人员和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流动(同上，第 97 段)。在国家一级，各机构协作至关重要，这将有助于建立有效筛查旅行人员所必需的共同合理怀疑标准、数据格式和系统要求。此外，向最终用户提供实时连通、允许查阅国家监控名单以及定期更新旅行人员筛查所需资料，将改进预报旅客资料系统和旅客姓名记录系统的落实情况。

89. 生物特征识别信息可减少仅仅依据个人简历数据错误识别身份的可能，减少使用伪造旅行证件的情况(同上，第 96 段)。几个会员国指出，尽管采取了措施以确保安全储存、处理和传输生物特征数据，但仍然面临以下方面的挑战：保证生物特征收集系统与监控名单和数据库的互操作性，以便开展有效的筛查和执法行动，拦截名单所列个人和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此外，会员国在收集或获取位于冲突地区以及可能回返或迁移到其他地区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生物特征数据方面面临挑战。⁴²

90. 监测组继续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和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合作执行第 2309(2016)号决议，并注意仍有会员国的非机读护照在流通中。不过，在电子护照签发方面取得了进展，约有 136 个会员国采用了电子护照。在签证现代化方面，目前有 30 个会员国签发电子签证；5 个国家签发电子旅行许可证，且其他国家正在为符合规定作出努力。

B. 资产冻结

91. 一些会员国向监测组报告了与资助恐怖主义有关的资产的冻结情况，以及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关联个人和实体的资产冻结情况，只是后一种情况数量较少。在大多数情况下，当会员国提供此类数据时，无法确定这些资产是否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所列个人或实体有关联。安全理事会第 2462(2019)号决议促请各国“考虑公布根据第 1373(2001)、1267(1999)、1989(2011)和 2253(2015)号决议订立的国家或区域资产冻结名单”。会员国为支持这一措施所采取的行动将极大地提高监测组和委员会对资产冻结实施情况以及实施工作存在的潜在差距的了解。

92. 监测组继续与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和类似的区域机构合作，收集会员国为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和实施资产冻结所作努力的信息。

93.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回顾第 2462(2019)号决议第 11 段所列要求，即要求各国公布根据相关决议采取的资产冻结行动并与监测组分享此类信息。

⁴¹ 会员国资料。

⁴² 会员国资料。

C. 武器禁运

9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监测组收到了关于伊黎伊斯兰国化学武器能力的资料，这项能力是在伊黎伊斯兰国掌控摩苏尔各大学实验室时发展起来的。伊拉克证实，伊黎伊斯兰国已经发展出了制造和投放硫芥子剂的能力。会员国称，该硫芥子剂并非从当地库存中窃取，而是在当地研制，通过简易火箭和改良的 107 毫米弹药进行投放。监测组获悉，2015 年至 2017 年期间，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几个省进行的 15 次不同袭击事件中使用了硫芥子剂。

95. 虽然伊黎伊斯兰国的硫芥子剂库存可能已经耗尽，但制造和投放硫芥子剂的专门知识可能被传播到其他战区。伊黎伊斯兰国如果得不到与其曾经在摩苏尔控制的实验室类似的适当设施，就不太可能制造更多的硫芥子剂。

96.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说明化学恐怖袭击的潜在风险，并鼓励尚未发展应对此类袭击的能力的国家发展这种能力，为此改进其对化学品事件的现场管理、调查和减缓能力，包括为此在国际上交流最佳做法以及参加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和国际刑警组织举办的旨在弥补这类差距的培训课程。

97. 黑网使得非法武器得以流通，是合法购买的武器转为他用的潜在途径。虽然黑网不能被视为冲突地区的重要武器来源，但它作为单独行为体和小团体的重要武器来源仍构成风险，在以其他方式对购买武器进行监管的管辖区更是如此。一个会员国还报告说，伪造证件可以网络市场获取，这些证件可能已被用于协助恐怖分子嫌疑人进行跨境旅行。

98. 监测组注意到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开展了执法活动，关闭了华尔街市场(Wall Street Market)、深点网(DeepDotWeb)和 Silkkitie 等黑网市场。为取缔这些网站而进行的国际合作值得称道，并为进一步合作打击黑网武器贩运、包括打击向恐怖分子和恐怖分子同情者贩运武器提供了良好做法。监测组评估认为，尽管开展了上述行动，用户仍将迁至新建立的市场或其他平台，如单一供应商网站和加密通信应用程序。2017 年主要黑网市场关闭后，也出现了类似的转移。

99.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会员国，强调与黑网市场和黑网供应商有关的恐怖主义威胁，鼓励尚未建立专门执法单位的国家建立这些单位，以便查明和调查黑网犯罪，并建立国家联络点，以便会员国分享和汇总数据。

五. 监测组的活动和反馈

100. 2019 年 1 月至 6 月，监测组开展了 32 次国别访问和技术访问。监测组继续宣传制裁制度，为此参加了包括下列组织在内举办的 30 次国际大会、会议和讲习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际刑警组织、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和类似的区域机构、全球反恐论坛、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欧洲联盟、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监测组为中东和北非举办了第十七次区域会议。监测组还参加了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设立的中东和北非区域多机构任务组的区域会议。监测组继续与金融、自然资源、文物、国防和信息技术等部门的实体和团体接触。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监测组参加了反恐

怖主义办公室和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组织的会议，包括关于国际恐怖主义与有组织犯罪之间的联系的联合特别会议。监测组还与反恐执行局密切合作，撰写规定的秘书长报告。监测组依然是《联合国全球反恐协调契约》的成员，参加该契约各工作组的会议。

101. 监测组欢迎通过 1267mt@un.org 对本报告提出反馈意见。

附件

制裁名单上的个人和实体提出的或涉及的诉讼

1.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本附件所述情况没有变化。
2. 下文说明已知的待决或近期已结案的涉及“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所列或已被委员会从名单中除名的个人和实体的法律诉讼情况。

巴基斯坦

3. 在 2003 年的一项不利裁决引起巴基斯坦政府提出上诉后，拉希德信托公司(QDe.005)就对其适用制裁措施一事提起的诉讼仍在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待决。阿赫塔尔国际信托(QDe.121)提起的类似诉讼仍在省高等法院待决。¹
4. 除了上文提到的两个案件，巴基斯坦救济基金会(以阿赫塔尔国际信托的别称被列名)一名受托人就其银行账户被冻结一事提起诉讼。²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5. 联合王国正在就司法审查对其一项决定提出的异议进行抗辩，该决定涉及根据本制裁制度列名的下列个人：Abdulbasit Abdulrahim、Abdulbaqi Mohamed Khaled 和 Maftah Mohamed Elmabruk(均已除名)。案件目前正在审理中，审理内容涉及秘密证据的使用和要求披露的级别。³

¹ 巴基斯坦提供的信息。

² 巴基斯坦提供的信息。

³ 联合王国提供的信息。